



【茅盾珍档手迹】

# 走上岗位



第二次的爆炸声仿佛就在前面那空地上。屋子里都不动起来，窗上一些残存的玻璃片簌簌地飞落下来。茅盾由灯下抬起头来，望着那空地上。他只觉得一阵昏眩，不知不觉就坐在地上。一块木板飞跳起来，打在他的颈部，但他恍惚中只以为使他晕眩的是那猛烈地震动，他心里恐慌，可不觉得到上痛，也不知道流血了。

敌机的吼声还在头顶，这残暴的怪物似乎还在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

整整一天，敌人的轰炸机三三两两分批在空地上投炸弹。疯狂的轰炸早已是敌人无耻的惯技。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



【茅盾珍档手迹】

# 走上岗位

◇茅盾著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珍档手迹. 走上岗位 / 茅盾著; 桐乡市档案局  
(馆) 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8-09308-8

I. ①茅… II. ①茅… ②桐… III. ①中篇小说—中  
国—现代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838 号

 [ 茅盾珍档手迹 ]

走上岗位、人民是不朽的、文论、诗词 红学札记

茅 盾 著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

出品人 傅 强

丛书策划 徐有智 季 峥

责任编辑 季 峥 (really@zju.edu.cn)

装帧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18.5

字 数 760千

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 1 版 2012年1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308-8

定 价 450.00元(共五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 前言

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他是我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其创作以史诗性的气魄著称，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茅盾逝世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称茅盾『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正由于茅盾具有这样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地位，有关他的档案资料也就成了我们国家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集名人档案的过程中，走访了茅盾之子韦韬先生。韦韬先生认为，把家中尚有的茅盾档案资料全部保存到家乡的档案馆，一是放心，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到档案馆进行查阅和利用。因此，在经过全面整理后，他向桐乡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了茅盾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中，有茅盾小说、诗词、回忆录、文艺评论的创作手稿以及笔记、杂抄、古诗文注释、书信、日记、译稿等原件，还有茅盾的原始讲话录音、照片等。

档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记录。借助档案，人们可以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我们认识到，利用好这批珍贵的茅盾档案资料，让它通

过各种形式为社会服务，对促进茅盾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促进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研究，对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茅盾的作品手稿，有钢笔字、毛笔字、铅笔字，字体隽秀、飘逸，笔力苍劲、潇洒，如同一幅幅精美的书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为此，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得韦韬先生同意后，决定精心选择部分茅盾档案资料，陆续编辑出版『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

本册收录的是茅盾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写的长篇小说《走上岗位》的手稿。本书是茅盾生前写过的三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之一。

编辑出版茅盾的档案资料，是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利用档案为现实服务的新的尝试。这项工作，得到了韦韬先生、中共桐乡市委、桐乡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桐乡市档案局（馆）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 目 录

一	.....	〇〇一
二	.....	〇三一
三	.....	〇六一
四	.....	〇七九
五	.....	〇九九
六	.....	一二六
七	.....	一六〇
八	.....	一九七
九	.....	二一九
十	.....	二五四
十一	.....	二八〇
十二	.....	三〇九



## 走上崗位

茅盾

一

第二次的爆炸声仿佛就在前面那空地上，倏忽都震动起来，窗上一些残存的玻璃片<sup>都</sup>豁<sup>地</sup>飞散。教<sup>习</sup>瓦油灯晃<sup>了</sup>一下，她仿佛流星似的<sup>忽</sup>熄<sup>了</sup>。弯着腰正在督察装箱的唐<sup>唐</sup>成<sup>成</sup>猛<sup>猛</sup>地觉得一阵晕眩，不知不觉就坐在地下。一块木板飞<sup>起</sup>来<sup>击</sup>中了他的头部，但他恍惚中只以为使他晕眩的是那猛烈的震动，他心里<sup>只</sup>慌<sup>慌</sup>，可<sup>不</sup>觉<sup>得</sup>到<sup>上</sup>痛，<sup>已</sup>往<sup>在</sup>流血了。  
也不知道

敌机的吼声还在头顶。这残暴的怪物似乎还在找寻可以下手的目标。

整个一天，敌人的轰炸机三三两两分批在这区域里投炸弹。疯狂的轰炸早已是敌人无耻的惯技，但最近几天敌人对于这「无人区域」的轰炸，显然不是没有





企圖的。敵人已經知道，在這迷宮了居民而且也是及  
有多少軍隊的區域內，在那些寂寞傲岸的大煙囪，  
連綿的廠房底下，有我們的成千成萬的產業陣綫  
上的英勇戰士已在不分晝夜搶救工業的成品，原料  
和器材。只在太陽落山以後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搶  
救工作偉免于敵機的擾亂，可是當秋夜的層雲漸々  
消散，半輪明月中天的時候，敵人的轟炸機便又出  
動了，雖然架數不多，可也够討厭。

轟々續々一串機關槍表從空中傳來。這是以敵機  
的吼聲便愈々愈遠。整個區域忽然死一樣沉寂。忽然，  
隱々的隆隆々的大炮聲，轟動人們的耳鼓，那是該  
在遠々的大場，廟行，我軍在夜戰。

廠房外馬路上，沉重雜沓的脚步聲去了又來，還夾  
着哨子的聲音，也像有忍住了痛的低聲呻吟。像反應  
一般，廠房內也忽然充滿了人聲。有一個嘶啞的嗓子出





頭破血流地很有權威似的喊道：「他媽的，這一趟不中  
到利，天曉得！阿壽，立起大來！」

這是領工李金才，本來是為一條宏亮圓潤的嗓子，  
這數天因為老是跳來跑去吆喝這又嚷罵那，就弄啞  
了，然而愈啞愈愛嚷喝，好像他自己很得意他這啞  
嗓子 **威嚴** 特別顯得似的。

一面 **電筒** 的白光從李金才手裡射了出來，掃掃

過一些機器，人 **身**，橫七豎八的木板，和一堆堆的稻草  
麻絲。白光最遠找得了牠的目的物——阿壽。這位年青

的工人雙臂交叉抱在胸前，背靠着龐大的機器，緊縮了  
肩膀，好像不覺听到李金才的命令。白光在他臉上攪了  
一下，他的臉也攪了一下，猛然吐口唾沫，他歎口氣，自言

自語道：「不如 **我** 倒楣的——」他從廠房外馬路上拾過

負傷者的聲音想到了昨天自己的僥倖。那是一個炸彈  
炸開來，離他要是再近半尺，他就沒有命。但他這樣想



的吉兒，她<sup>已</sup>挪步走近了一盞汽油燈。現在是四五奉手電筒的燈光在四下裡閃射。廠房裡嘈雜得<sup>很</sup>。調弄那幾盞出了毛病的汽油燈的人們忙著打汽，忙著揮紗帚，忙著点火。其他的人們議論着剛才那一彈，咒罵着野蠻的敵人。歪面孔的老工人石全生独自蹲在暗角里不出聲。近來他手裡一洞心裡便會想到那天開戰就被燬了的可家的家以及住在難民收容所中已有個把月的家裡的老小。賊首姚征克忽然不知從那<sup>个</sup>角落里跳了出來，就怪聲叫道：「你們這班不要命的，糟得很！你們不要命麼？也沒有<sup>个</sup>門窗隱蔽，沒有了，就<sup>是</sup>燈！」

「燈還沒弄好呢，<sup>就</sup>吵什麼，<sup>就</sup>有人不耐煩地回答。

另一個沉着的声音又頂他道：「那你們什麼不去看看呢，為什麼不去<sup>看</sup>呢？」

但是這位<sup>老</sup>末<sup>末</sup>廠里既無名目亦不知<sup>在</sup>幹什麼而最近方始實授了「打雜」的姚征克，依然跳來跳去叫著：「



會完，他走到石金生跟前，搦開了兩条腿站住，定睛看住他，好半晌，他才嚴重地留下命令一般說：「吾面孔！不要想家了，定心做！」于是又昂首曰頌，好像對眾人宣

示：「你們要打仗，好，打仗就是這樣！」這當兒，一条手電筒的白光忽然射<sup>住了</sup>他的蒼白的面孔和那去下巴，他接了搖形，正待走開，猛又回到命令道：「吾面孔，傷亡門宿都隱蔽好沒有，這——這不能開玩笑！」

酒精的藍色火焰搖盪，捉々。四五朵的<sup>低</sup>濛大火。打汽的聲音急促而勻整。突然，十一聲爆炸聲，那四五盞燈亮々，通通都亮了起來。

各人又都站上山崗，工作的巨輪愈轉愈急。廠房裡現在是一片聲音，鋤子，鏟子，鋸子，打着鋼鐵，鑽着石硬的水泥，磨着木板，造成和諧<sup>錯落</sup>但又以合奏。而使這一片的轟轟然的聲響又輻射出神聖莊嚴的律<sup>旋</sup>的，是人們的粗重的喘氣，是急促的一聲「呵，對！」是連生



命也都直射着的一向一顶住，不要鬆手！」是那粗野的佬而又多麼親切的叫喚，「媽的，傻小子，別動靈勁！」

而當各種聲響的風暴偶然有了剎那的沉寂的當兒，汽油灯的嘶嘶便更響亮地唱着讚美詩。

李金才的嗷嗷子從這裏響到那裏，最凶滾到了隔壁的鍋灶間內，那裏，同樣的工作也已開始。

戴着巨大的夫<sup>錐形</sup>帽子的汽油灯下，圓形的光

圈內，各式各樣的物件正裝箱，人人身上都上全掛了稻草和麻絲。唐房成額角上腫起一大塊，鼻凹裡還留着於結的印子，不出聲地忙著將裝箱的物件一一標記。他指揮工人包紮，可是他不大說話，只用手勢。

在這忙碌的人圈子外，規規走耳葉上夾一枝鉛筆，手里一本拍紙簿，張神氣地踱來踱去。一會兒，他張不必要地對抬着鋼鐵的滾軸的人們鄭重叫道：「小心，別撞壞了筒子！」一會兒他又跑到那些木匠跟前，





看了看正在装订起来的木箱，便发现了什么似的了不起地喊道：「啊，你们用的钉子，怎么这样细！」

「不太细！」木匠中间的一个回答，住了锯子，捧起衣襟，在脸上抹一把汗，然后又咬紧牙齿，卖劲地锯他的木板。

那边，两三架拆到一半的大机器身上，爬着一些蓝布工作衣的人们。他们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因为长久的用劲的注视而布满了血丝，眼泡也有点肿了，他们的手刮破了，血渗出来，有时撕一条破布绑一下，有时简直不，他们的腰骨因为长时间的弯曲或蹲伏而酸痛，但是对于敌人的憎恨在他们心中燃起了不可思议的热力，他们不顾一切的疲劳，眼睛还是敏捷而坚定，手腕还是那样灵活而有力。他们沉着而勇猛，一点一点把那倔强的机器肢解开来。

锋利的锯齿剖开了木板，尖锐的锥子楔进了坚硬的水泥，锥子打着钉子，壮健的阔肩膀插起了沉



重的鋼鐵，隆隆的，胡的，丁丁当当的，抗着抗着的，人們用這一切來回吞殘暴的侵略者，用這一切來應和前綫將士的浴血苦戰！

人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外邊的世界。但是不！人們知道這時間的重要，人們在和時間競賽，人們知道外邊的世界是怎樣的——知道敵人優勢的飛機，土炮坦克，甚至排山倒海地向我方壓迫，所以人們要使出最後一點的精力來和时间競賽！

隆隆的重炮聲從遠處來。十秒，十五秒，二十秒，嗷烈烈——砲彈的去屑的噴聲飛過空中，突然就在頭頂似的。工人周阿梅仰臉躺在機器的鐵架底下，扭歪着臉，正在和一顆頑強的螺絲帽拚死力鬥爭。他（今兒）暴躁地丟下老虎鉗，拿起一把鐵錘，砰砰柳柳敲打起來。他一面敲着，一面從牙縫里迸出聲音恨恨地叫道：「一，牠的，一，豬猴，這一記夠你們吃！……好，這一下可不要落空，牠賣



皮的，吃不了兜着走！三、哎——他这样教着铤打着，但他实在是教那噻烈烈飞过到顶的炮弹。噻烈烈的顽强使他暴躁，可是那炮弹的惨厉刻骨的啸声倒好像是在替他出气似的。不但他，所有在场的人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罢？昨天那少说话的唐倚成告诉他们：这从他们到顶上飞过的炮弹是隔江的我们的砲兵阵地上打出来的！现在用阿梅，不知是他专心在教炮弹呢，还是专心在克服那顽强的十的一粒钢铁，他的腿子一下一下打着，匀转向有力，渐渐和他近旁那几个整着水泥地的石工的丁丁当当的声音合上了拍子了。那稳住了脚跟做脚的的水泥地也够顽强，但终于在打要下一点一点解体了，这又引起了周阿梅的暴躁，炮弹啸声也忘记了，他猛力拚连数下，他眼睛前冒着金星，他伸手去搔，那螺丝帽是大扭的，但是想他的灵敏的知觉，他知道这顽强的十你伙还是老样子，没有丝毫松动。



周阿梅夢下袖子，伸手持一把臉上的汗，喘着氣罵道：「媽的！是生字的廚子，不要惹得老子性起！」他摸出一支香煙來。

四五个巨大的光圈散佈在工場里。每一个光圈内攪聚着一簇活動的人们。而在这些光圈以外，挑着扛着穿梭一般來往着長長的柱的人影。周阿梅這抽煙，一邊看着，有一種異樣的味道理浮起在他心頭。他在这工廠里做工也有六七年了，凡浪也經過好幾次，可是這<sup>女家</sup>樣上勁的幹，從來是未曾有過的。在這樣熱辣辣的空氣中，他自己也比平常賣力；而且在工作開始那一天大家要求老板代表高級職員蔡永良，轉且作主買些麵包餛飩給大家作「半夜餐」的當兒，他，周阿梅不是也說過這樣的話麼：「要不是為的对付東洋老，你就不加倍的工夫，我阿梅~~要~~要是肯幹，就不姓周！」但真則他理性上是那樣辨得明白，不知怎地，他却老是覺得扁肚子不痛快，否則他工作起來也跟別人一樣上勁，可是他卻





容易暴躁，脾氣是越來越大。<sup>耐</sup>最近幾天特別

心境不好，為的家里買不到米，更為的機器快拆完了，此

外他倒底是拖着家十跟了機器走呢，還是另作計議……

……這一些念頭像亂箭一般攪到他心頭，他暴燥得渾身

都火熱，恨不能剝了皮，他狠命地又吸一口煙，把煙扔掉，掙

起老虎帽和鏈子，找那小小的蠟紅帽出氣。

可就在這會兒，爬上機器上面的蕭長林伸下頭來問

道：「阿梅，起下來沒有？」

<sup>得到</sup>沒有回答。蕭長林三吓得周阿梅從牙縫里哼了一

聲，扭着就是砰砰的敲響來，連蕭長林的耳朵也震的怪

難受。過這老高，蕭長林就像看見了周阿梅那臉凶

惡的比一到惹瘋的母牛還叫人生畏。

周阿梅敲了不多幾下，蕭長林已經下來了。他一手

扳住了阿梅的肩膀，就說道：「你歇一歇，我來試試，」他

獨以這是怎麼弄的！」